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漢 書 補 注

(五 十)

王 先 謙 補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漢書補注

(五十)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禮樂志第二

漢書二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監本於此卷脫注尤多今並從宋本補

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

入之矣。

師古曰斯須猶須臾

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

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它

皆類此

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

師古曰稟謂給授也

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曰通神明立

人倫。師古曰倫理也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

〔補注〕錢大昭曰別漢紀作心先謙曰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其上文言朝覲喪祭

鄉飲酒皆志所取裁則此文當作男女之別明矣妒忌以情言疑別與情誤倒

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

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

師古曰踊跳也哀甚則踊

正人足曰副

其誠邪人足曰防其失。師古曰。副稱也。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

孟康曰。苦音鹽。夫婦之道行鹽。不固也。師古曰。苦惡也。不當假

借。辟讀曰僻。〔補注〕王念孫曰。孟說是也。行鹽謂不堅固也。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鄭注曰。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於民。謂物行苦者。釋文云。行遐孟反。又如字。聶胡剛反。苦音古。行苦即行鹽。〔唐律雜律曰。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狹而賣者。杖六十。注曰。不牢謂之行。不真謂之濫。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為破。以牢為行。行與牢正相反。今京師人謂貨物不牢曰行貨。與聶氏胡剛反之音合。高郵人言之。則下庚反。皆古之遺語也。〕小雅四牡傳曰。鹽不堅固也。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苦。脆也。夫婚姻之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行鹽不固。而淫辟之端以起。故曰。夫婦之道。鹽而浮辟之罪多。作苦者。假借字耳。小顏乃云。苦惡也。不當假借。不知苦惡之苦。古正讀如鹽。食貨志。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監。不攻嚴也。是也。而小顏彼注。又讀為甘苦之苦矣。辨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本孟注無道字。

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

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他皆類

此。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補注〕宋祁曰。祖考下添也字。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

而侵陵之漸起。

〔補注〕先謙曰。自故婚姻至此。取經解為文。而略有刪易。

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師古曰。此孝經載孔子之

言也。善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謔。吉也。从誥。从羊。謔。篆文。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曰行之。刑曰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則王道備

矣。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樂曰治內而為同。

李奇曰。同於和樂也。

禮曰修外而為異。

李奇曰。尊卑為異也。

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

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

降跪拜。師古曰。見。謂彰顯也。〔補注〕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弦。師古曰。說。讀曰悅。形亦見也。筦字與管同。蓋嘉其

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師古曰。流。移也。心不移。溢於音聲也。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禮以節人爲貴。樂以和人爲本。玉帛鐘鼓。乃其末也。〔補注〕宋祁曰。其末下當添事字。先謙曰。官本鐘作鍾。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

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師古曰。作。謂有所興造也。述。謂明辨其義而循行也。

〔補注〕宋祁曰。景德本循行作修行。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補注〕先謙曰。官本王者下提行。陳浩云。自六經之道。至之謂也。統論禮樂大致。自王者必因前王之禮以下。則禮志本文。自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以下。則樂志本文也。自今

海內更始。統論禮樂。以結前文。監本畫段不明。今遇起處。另提行寫。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師古曰。卽。就也。至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

代。禮文尤具。師古曰。監。觀也。二代。夏殷也。言周觀夏殷之禮。而增損之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師古曰。言每事立制。委曲防閑也。〔補注〕王念孫曰。大事曰事。小事曰曲。事爲之制。禮儀三百也。曲爲之

防。威儀三千也。禮器。曲禮三千。鄭注曰。曲。猶事也。中庸。其次致曲。注曰。曲。猶小小之事也。淮南繆稱篇。察一曲者。高誘注曰。一曲。一事也。玉術篇曰。不偏一曲。不黨一事。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相對爲文。則曲非委曲之謂。故稱禮經三百。

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

師古曰：浹，徹也。洽，霑也。浹，音子牒反。

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

應劭曰：囹圄，周

獄名也。師古曰：囹，獄也。圄，守也。故總言囹圄，無繫於周。囹，音來丁反。圄，音牛呂反。〔補注〕王念孫曰：小顏分囹圄為二義，非也。鄭注：月令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然則囹圄為獄名，而又取禁守之義，不得訓囹為獄。訓囹為守也。囹之言，令，圄之言，敬也。說文曰：敬，禁也。廣雅曰：令，敬，禁也。是囹圄皆禁守之義，或但謂之囹。晏子春秋諫篇曰：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是也。月令正義引蔡邕章句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釋名曰：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皆誤分囹圄為二義。又案說文曰：囹，獄也。又曰：囹圄，所以拘罪人。是說文囹圄字本作圄。說文又曰：圄，守之也。此自訓囹為守，非謂囹圄也。小顏蓋用說文而未考其實。

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郁郁，文章貌。

及其衰

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召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

師古曰：撥去亂俗而還之。

於正道也。給，足也。言事務殷多，日日修造，尚不能足，故無暇也。

猶命叔孫通制禮儀，曰：正君臣之位。

〔補注〕先謙曰：事詳通傳。

高祖說而歎曰：

師古曰：說，讀曰悅。

吾乃

今日知為天子之貴也。曰：通為奉常，遂定儀法。

師古曰：奉常，則太常也。解在百官公卿表。〔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事在惠帝立，復為奉常時。官本

則作即，即則字同。

未盡備而通終。

〔補注〕王應麟曰：叔孫通禮儀藝文志不載。曹襄傳云：章和元年正月，召襄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漢儀十二篇。又王充論衡曰：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齊召南曰：案通定朝儀及

宗廟儀法，具載本傳。史記禮書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為得其實。賈公彥周禮疏，乃謂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不知何所據也。通所撰禮制，後世罕見。惟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贊不珪，致享

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又孔穎達禮記疏曰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似其書尙有傳者不可解也

至文帝時賈誼曰爲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

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爲故

師古曰特但也簿文簿也故謂大事也言公卿但曰文案簿書報答爲事

也簿音步月反〔補注〕先謙曰誼傳作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此刪節其文耳廣雅釋詁故事也顏訓故爲大事則非

至於風俗流溢

〔補注〕先謙曰誼傳作俗流失案流溢即淫泆也流與淫溢與泆字訓並通失

則泆泆文耳

恬而不怪

師古曰恬安也謂心曰爲安

曰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言正當如此非失道也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師古曰鄉讀曰嚮

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

如淳曰六親賈誼書曰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補注〕

先謙曰六親辨見誼傳

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不爲不立不修則壞

師古曰爲作也

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

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

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轍也

迺草具其儀

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它皆類此

天

子說焉

師古曰說讀曰悅

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師古曰舊說曰爲絳謂絳侯周勃也灌謂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明也此既言大臣則

當謂周勃灌嬰也〔補注〕先謙曰案不修則壞以上皆誼爲梁太傅後所上治安策中語漢興以下則誼爲太中大夫時事志因其前後意識相同而統括之

至武帝卽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

服。曰興太平。

師古曰。服。謂衣服之色也。〔補注〕周壽昌曰。英雋。趙綰。王臧也。事見武紀。禮書云。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

致儒術之士。
令共定儀云。

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

〔補注〕錢大昕曰。案仲舒對策。已見本傳。而志復載

其文至四百言。王吉疏。已見本傳。而志復載其文至百五十餘言。司馬遷言李陵事。已見遷傳。而陵傳又載其文百五十言。元帝初元二年。地震。下詔。已見本紀。而翼奉傳又載其全文。

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曰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

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陰入伏藏於下。而時出佐陽。

〔補注〕先謙曰。

官本藏作臧。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王者承天意。曰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刑罰不可任。曰治

世。猶陰之不可任。曰成歲也。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

古之王者。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行禮。養老之處也。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

〔補注〕先謙曰。兩已字。官本皆作以。以已字同。

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

〔補注〕先謙曰。此與下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乃三策對中語。餘皆初對文也。

至周末世。大為無道。曰失天

下。秦繼其後。又益甚之。自古曰來。未嘗曰亂濟亂。大敗天下如秦者也。

師古曰。濟。益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未嘗下脫有字。則文義不明。當依仲舒傳

補。習俗薄惡。民人抵冒。

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言無廉恥。不畏懼也。抵。音丁禮反。

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

而詐起。一歲之獄。曰萬千數。如曰湯止沸。沸俞甚而無益。

師古曰。俞。進也。音踰。又音愈。它皆類此。〔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

辟之琴瑟。

師古曰。辟。讀曰譬。

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也。故漢得天下曰來。常

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今

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是時。上方征討四

夷。銳志武功。

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

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邪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

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時時而一出。難常遇也。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

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曰意

穿鑿各取一切。

師古曰：苟順一時非正道。

是曰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

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言曰仁道治之，皆得其

性則壽考也。域，界也。〔補注〕王鳴盛曰：濟字本傳同。詩朝濟于西，又南山朝濟。濟與濟通也。監本改躋，非。先謙曰：官本作躋，躋躋同。濟不通躋。王說非。濟義較長。

則俗何曰不若成康，壽何曰不若高宗。

師古曰：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德可尊，故曰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補注〕王念孫曰：案古文尙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尙書作百年。漢書所引皆今文。此云壽若高宗，正謂享國百年也。漢石經正作百年。五行志曰：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傳亦云百年。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皆與漢石經同。則皆用今文尙書也。小顏不見今文，又未參考他書，故引古文五十九年以釋之。實與王吉所引不合。上文言中宗享國七十五年。若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則年數不及中宗矣。吉何以不言中宗而言高宗乎？又王吉傳：壽何以不若高宗？小顏云：高宗享國百年，此則承用漢書舊注，是以不誤也。

上不納其言，吉曰病去，至成帝時，犍爲

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師古曰：濱，水涯也。音賓。

議者曰：爲譖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

頌之聲，盛揖攘之容。

師古曰：攘，古讓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攘，推也。讓，相責讓也。纒，援臂也。曲禮云：左右攘辟。鄭注：攘，古讓字。然則揖讓字古作攘。譖讓字古作讓。攘臂攘羊字古作纒。歛。

曰：風化天下，如

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

師古曰：或曰者，劉向設爲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

禮曰：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

師古曰。過差。猶失錯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師古曰。削者謂

有所刪去。曰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曰筆就而書也。〔補注〕沈欽韓曰。孔子世家文。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

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師古曰。大不備者。事之虧失。莫甚於此。〔補注〕

先謙曰。下大不備三字誤衍。或古惑字。通鑑不重三字。或作惑。是所見本不誤。漢紀刪或莫甚焉。備下加也字。亦不重三字。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

師古曰。舍廢也。且教化所恃。曰為治也。刑法所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曰致太平也。自京師

有諄逆不順之子孫。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師古曰。繇。與由同。五常。仁義禮智信。人性所常

行之也。〔補注〕宋祁曰。宋本無之字。邵本有之。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饕音吐高

反。詖音彼。義反。不示曰大化。而獨毆曰刑罰。終已不改。師古曰。毆。與驅同。故曰。導之曰禮樂。而民和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初。叔

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曰。向言下公卿議。會向

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

〔補注〕先謙曰。官本雍作廡。

案行長安城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呂定

諡。孟康曰。諡法曰安民立政曰成。帝欲立辟雍。未就而崩。羣臣議諡。引為美。謂之成。

及王莽為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呂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

師古曰。謂後漢光武帝也。

改定京師于土中。

師古曰。謂都洛陽。

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

師古曰。給。足也。言家家皆足。

迺營立明堂辟廡。顯宗即位。

李奇曰。明。帝曰顯宗。

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

廡。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目一公為三老。用大夫為五更。毋常人行禮。乃置。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曰。為更當為叟。叟。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說在獨斷內。且

謂俗書嫂作媮。證更與叟互通。說甚陋。不足據疑。非邕言。先謙曰。毋常人行禮。官本作每當大行禮。

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

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匱者。織草為器。所曰盛土也。言為山欲成。尚少一匱之土。止而不為。則其功終

已不就。如斯之人。吾所不能教諭也。辟。讀曰譬。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於理官。

師古曰。古書懷藏之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理官。即法官也。

法家又復

不傳。

〔補注〕劉攽曰。法家當屬上句。先謙曰。劉說非也。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理官者。掌刑法之官。法家者。習刑法之家也。官書無臧於私家之理。特禮儀以臧在理官。而法家又無講習之者。故不傳耳。

漢典寢而不著。

民臣莫有言者。

師古曰。寢息也。〔補注〕王先慎曰。民臣疑本作人臣。唐避諱。改民爲人。此又回改之誤耳。先謙曰。後書曹褒傳。章和元年。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蓋固後邇得之。衛宏撰舊儀。亦在班氏

前是民臣非無言者。作志時並未見耳。

又通沒之後。河閒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

師古曰。輯。與集同。〔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河閒獻王所輯。合

樂記。共二百三十餘篇耳。疑五百誤也。

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言禮古經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

之制。猶愈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與志文相證合。

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寢。曰不章。

師古曰。寢。漸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樂者下提行。

而可。曰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

師古曰。易。音弋鼓反。〔補注〕宋祁曰。邵本於感人深上無其字。

故先王著其教焉。

師古曰。著。明也。

夫民有血

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師古曰。言人之性。感物則動也。術。道徑也。心術。心之所由也。形。見也。

是曰纖微。癢瘁

一作衰。之音作。而民思憂。

師古曰。癢瘁。謂減縮也。音子笑反。〔補注〕劉敞曰。樂聲無癢瘁。當依禮讀爲嘽殺。錢大昕曰。樂記作志。微嘽殺之音。鄭氏解志。微爲意細。似曲。當依此文作纖。纖與識字形相涉。而志又識之古文。遂譌爲志。

耳。衰殺聲相近。較之瘁字爲長。

闡諧。曼易之音作。而民康樂。

師古曰。闡。廣也。諧。和也。曼。易。言不急刻也。易。音弋鼓反。

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

師古曰。麤。厲。抗厲也。

猛奮發揚也。麤。古麤字。〔補注〕先謙曰。官本古下有作字。引宋祁曰。姚本改古作作字。若云。麤。古麤字。非是。先謙案宋說有誤文。當是姚本改古作或字耳。

廉直正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和順。

之音作而民慈愛。

師古曰。裕饒也。

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

師古曰。辟。讀曰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亂也下。

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

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

師古曰。稽考也。

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

師古曰。生氣。陰陽之氣也。導。引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

而不集。

師古曰。集。謂聚滯也。

剛氣不怒。柔氣不懼。

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

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

師古曰。暢。通達也。

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補注〕宋祁曰。景本舊無也字。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

〔補注〕宋祁曰。善心。而當作善心也。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補注〕先謙曰。自樂者先王之所樂也。至此皆用樂記。而微刪易其文。

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

師古曰。說樂其俗。使和說而安樂也。說。讀曰悅。

樂音來各反。

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師古曰。此豫卦象辭也。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樂。崇表其德。

大薦於天。而曰祖考配饗之也。

昔黃帝作咸池。

〔補注〕先謙曰。呂覽古樂篇。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顓頊作六莖。帝嚳

作五英。

師古曰。馨。音酷。〔補注〕齊召南曰。案六莖五英。此與白虎通同。又有稱五莖六英者。周禮疏引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又元結補古樂歌。亦作五莖六英。先謙曰。廣雅釋樂。莖。作經。英。作謨。

堯作大章。舜

作招。

師古曰。招。讀曰韶。下皆類此。〔補注〕先謙曰。古樂篇。帝堯立。命質為樂。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案大司樂注。黃帝曰雲門大卷。又云。大章。咸池。堯樂也。樂記注。大章。堯樂名也。周禮

闕之。或作大卷。二注不同。據孔賈疏云。咸池。黃帝之樂。堯增修之。至周謂之大咸。大章。堯樂。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是雲門大卷一也。夏本紀。於是禹乃與九招之樂。蓋舜樂。禹復修之。禹作夏。湯作濩。師古曰。濩音護。

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武王作武。〔補注〕先謙曰。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文王世子。下管象。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獨斷云。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維清亦稱象者。以其同為象功德。故亦有象名也。案毛傳。維清。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

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似武王時。但有舞。周公作維清之詩。歌以奏之。美文王之樂也。傳又云。武。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此則樂歌樂舞。並周公所作。以美武王。詩詞可證。然則歌維清之詩。以祀文王。則用武王所作之象舞。歌武詩。以祀武王。則用周公

所作之大武舞。故舊說謂象即武。並屬武王。不與周公之大武濶也。必云武王作者。舞是武制。歌又美武。故以歸焉。左傳。武王克商。作武。與班蔡義同。周公作勺。〔補注〕先謙曰。勺。詩作酌。左傳作杓。繁露

以奉天。又作杓。毛傳。酌。告成大武也。白虎通。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然則歌勺詩。舞大武。不疑也。儀禮禮記。皆言舞勺。明勺有舞。周禮禮記左傳。言舞大武。蓋勺舞即大武舞耳。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師古曰。勺。讀曰酌。酌。取也。

〔補注〕錢大昭曰。勺。漢紀作酌。先謙曰。白虎通。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獨斷云。勺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文武之道。以養天下也。董仲舒傳云。於周莫盛於勺。武。言

曰。功定天下也。〔補注〕王念孫曰。功。上脫武字。則文義不明。白帖六十一引此。正作以武功定天下。漢漢言救民也。〔補注〕紀及風俗通義聲音篇。今本無武字。乃後人依漢書刪之。意林引有。通典樂一。並同。先謙曰。

白虎通。湯曰大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初學記。引宋均云。殷承衰而起。護先王之道。故曰大濩。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夏。大承二帝也。師古曰。夏。大也。二帝。謂堯舜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禹

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初學記引宋均云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其德能大諸夏也御覽引元命苞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招繼堯也師古曰韶之言紹故曰繼堯也補注先謙曰

樂記韶繼也白虎通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舜繼堯之後循行其道故曰簫韶論語疏引元命苞云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大司樂作大磬注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韶馨招同字並以紹繼為義大章章之

也師古曰章明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初學記引宋均云堯時仁義大行法度章明故曰大章也五英英華茂也補注宋祁曰邵本英華無華字先謙曰

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英華故曰五英六莖及根莖也師古曰澤及下也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呂以調陰陽莖著萬物也義與志同律呂皆六故以調律呂言之御覽引樂緯注云道有根

莖故曰咸池備矣師古曰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故云備矣補注先謙曰白虎通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北堂書鈔引劉向通義云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初學記

引宋均緯注云咸皆也池音施道施於民故曰咸池也取無不浸潤萬物故定以為樂名此顏注所本自夏呂往其流不可聞已師古曰言歌頌皆亡也已語終辭殷頌猶有存者師古曰謂

正考甫所得周詩既備師古曰謂雅頌皆得其所而其器用張陳補注先謙曰張陳一義左隱五年傳杜注陳張設也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目下諸官所掌典者

自卿大夫師瞽矧下皆選有道德之人師古曰師樂工瞽無目者朝夕習業呂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

歌九德師古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故言九德也誦六詩應劭曰六詩者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習六舞五聲

八音之和。

師古曰六舞謂帔舞羽舞翬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帛音弗翬音皇

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胥子。

師古曰虞書舜典所載也夔舜臣名

胥子即國子也

直而溫。

師古曰正直溫也和

寬而栗。

師古曰寬大而敬栗

剛而無虐。

師古曰剛毅而不害虐也

簡而無敖。

師古曰簡約而無傲慢也敖讀曰傲〔補注〕宋祁曰簡約而無敖慢也無

字當作不字

詩言志歌咏言。

師古曰咏古詠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咏永也永長也歌所曰長言之

聲依咏律和聲。

師古曰依助也五聲所曰助歌也六律所曰和聲也

八聲克諧。

師古曰諧

亦和也自此曰上皆帝舜之言

此之謂也。又曰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曰充目音聲足曰動耳詩語足曰感

心。

〔補注〕王念孫曰自漢以前無以詩語二字連文者詩語當為詩語字之誤也〔說文歌或作謔五行志怨謗之氣發於謔謔〕上文和親之說難行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箏絃又引堯典詩言志歌詠言云云此文音聲足以動耳承上聲律八音而言詩

謔足以感心承上詩謔而言則語為謔字之誤明矣漢紀孝惠紀正作詩謔足以感心〔上文詩歌詠言漢紀亦作謔蓋此篇內歌字本皆作謔後人多見歌少見謔故皆改為歌也此謔字若不誤為語則後人亦必改為歌矣〕

故聞其音而

德和省其詩而志正。

師古曰省視也

論其數而法立是曰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

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

師古曰竦敬也說讀曰悅

是曰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言蒙其風化若被而服之

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曰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鏗鏘磬管鏘鏘降